

散文

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

■向再春

去年腊月，乡下的亲戚送来了一些粘豆包儿，我一下子记起了家乡的味道。

我的家乡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片丘陵地带。这里最主要的农作物是谷子、玉米和小麦，此外还种植荞麦、苜蓿、黍子、高粱，以及豆类作物。最常见的食物是小米饭、玉米饼。偶尔熬一锅儿大黄米粥，或者烙几张年糕饼，改善一下单调的生活，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了。腊月里，要熬腊八粥，撒年糕，蒸粘豆包，这些用大黄米制作的食品，都是家乡的美味，至今难忘。

碾出大黄米的粮食就是黍子，在黄土高原地区，也叫做糜子。黍子生长在北方，耐干旱，一年生栽培作物，经过加工，可做成多种美味营养的食品。

黍子养人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淳朴的乡人拿出鸡肉和黍米做成美食招待客人，那就是最高规格了。

黍子含有多种维生素，脂肪含量高于小麦和稻子。比起小黄豆，大黄米颗粒大而饱满，色泽金黄，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。用它做出来的食物，口感粘糯，很有营养，属于细粮。黍子的产量比谷子要低，并不是主要作物，村里种植不多。秋收之后，每户人家也分不了多少，就觉得特别珍贵。

记忆最深的，是那时候母亲做的黄米粥。因为黍米较少，还要在里面掺杂煮好的菜豆。灶下小火慢煮，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，满屋都是黄米香味儿。金黄的米粥，被豆汤染成紫红色，黏黏糊糊的，特别软糯香甜！

年糕饼子，是用大黄米面粉做成的。把发好的黄米面团擀成薄饼，放在油锅里烙，焦黄的饼子在锅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一会儿，一张张油汪汪的金黄的年糕饼子就出锅了。这东西要趁热吃，又黏又香，味美至极。

最难做的是年糕。年糕这个名字很吉祥，是过年才吃的食品，寓意人们的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。制做这种传统美食的过程，叫做做年糕。在大筐箩里把黄米面用水拌好，尽量拌得松散均匀。水多了会做成夹生

饭；水少了会影响粘度。这个湿度需要有经验的人，才能掌握得恰到好处。把锅烧开，锅里的箅子上铺了一层菜叶，防止面粉顺着缝隙漏下去。往箅子上撒面粉的时候，要一层一层均匀地把拌好的面粉撒上去。撒上一层，盖上龙头蒸一会儿，等到蒸汽透过蒸笼均匀地透出，这一层就差不多熟了。龙头是用狼针草编成的锅盖，很厚实，圆锥形的尖顶高高隆起，像个灯笼，能保证锅里的蒸汽有较高的温度。锅上热气腾腾，白色的蒸汽像烟雾一样，顺着门口呼呼地飘出去。估计差不多的时候，揭开龙头再撒上一层面粉，再蒸一会儿。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撒，一层一层地蒸。最后才能蒸出紧密厚实的一锅年糕来。如果一次撒得太多，那下面蒸汽被堵塞，透不上来，里边就是夹生的，很难蒸熟了。

撒出来的年糕凉了也会变硬，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冷冻起来。吃的时候，放在锅箅子上加热，又变得黏软香糯，如果再蘸上用麦芽熬制成的糖稀，那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美食了。这样的美食，只有在腊月里，才会费时费力地做一些，因此带着浓浓的年味儿。

粘豆包做法相对简单，用发好的黄米面做皮儿，里面包上豆沙馅儿，放在锅里蒸好就行了。黏黏的略带酸味儿的皮儿，配上里面甜津津的豆馅儿，那就更加好吃。

夏天，我们结伴去摘地瓜，采野果，最难忘的是在黍子地里打乌麦。六月六，看谷秀。六月以后，正是庄稼秀穗儿的时候。小村外的山根下，是一条一条的庄稼地。有几条碧绿的黍子地里，齐腰深的黍子长得行列整齐，纷披的叶子随风摇摆，万头攒动，发出刷刷啦啦的响声，一派黍离离的景象。田夫荷锄立，相见语依依。农人们弯着腰在田间劳动，下工回来，在田间小路上遇到一起，还要停下来谈论一些庄稼长势的事情。黍子要秀穗儿了，每一株绿苗的上面都顶着一个鼓起肚子的苞蕾，那一边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谷穗儿。那苞蕾中间一个鼓肚子，下边细，顶端尖，像一支修长的绿色毛笔。用不了几天，里边的谷穗儿就会脱颖而出。但是这种作物一般会有病虫害，感染黑穗病。这样的株苗就不能秀穗儿了，它鼓鼓的肚子里，包裹的是一个乌麦！我们在地里顺着垄沟儿来回穿梭，寻找着这个东西。

凭借丰富的经验，总能准确地判断出哪个是乌麦，哪个不是。不一会儿，每人就都打了一大把，一边玩耍一边吃起来。剥开绿绿的外皮，里面露出一个白色修长的乌麦穗来。有的乌麦里面已经变成黑色，那是快要成熟的了。这东口口感细腻，绵软香甜，味道鲜美。吃得我们满嘴黢黑，连牙齿也是黑色的了。打乌麦也是黍子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美好回忆。乌麦是农业病害，会造成粮食减产，那时候却成了我们喜欢的美味。现在，乌麦在网上也能买到，成了网红食品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那个曾是令人羞涩和急于逃离的地方，一旦转身离开，将对故乡的怀念也同时装进了行囊。斗转星移，还会不时翻拣出来回味。那时候的一切都成了过往，遗落在梦里的人和事，渐渐消散在四季风中。也许，真正让我们不能忘怀的，是再也回不去的那些童年时光，梦萦魂牵，常在心上。脚步匆匆的我们，不断延伸着脚下的路，回眸遥望，却发现从来也没有走出那条故乡的烟火小巷。



崔国成摄影 赵国富

散文

回乡探亲——难忘同学会

■鲍俊杰

2024年国庆期间，我第一次独自回海拉尔探亲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，心中既紧张又期待。我有幸分到了靠窗户的座位，这给我近两个小时的空中之旅，带来了极大的乐趣。我录像、拍视频、拍照片，真恨不得把飞机的行程路线都记录下来。第一次坐飞机还是蛮紧张的，但好奇和期盼让我既没害怕也没难受，还蛮享受的。到了爸妈家，我拿出视频和照片给他们看，挑最喜欢的发了抖音，被我家乡的同学刷到了，至此，有了同乡同学会。

我很庆幸，复读的班主任李老师，建立了微信群，把家乡一百多名曾在她班上学过的同学拉进群，使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有了网络之家。作为家长的她，让我们还能享受母亲般的温暖 and 爱护。大群之外按照地区，设立了小

群，群主则负责组织联络和接待过往的同学。在海拉尔群里，张同学是公认的大哥，他为人仗义、仁爱、善良、热情，说话办事很有分量。尤其是得知我回娘家后，百忙之中还张罗给我接风洗尘。10月9日晚上那天的聚会选在了一家小火锅店。热气腾腾的小火锅，满满的同乡同学。身为女列车长的淑英同学漂亮、有气质、热情大方、说话办事体贴细腻，50周岁光荣退休，退休生活安排的也是丰富多彩，打太极、跳舞、旅游……晓明主任身为白衣天使，每天工作忙忙碌碌，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，还经常出差进行学术交流，但她是一位健身达人，工作之余游泳、跑步、参加马拉松比赛……石鑫师弟和亚平同学都在铁路工作，立新大哥一个人兼职几份工作。宪红同学因公司忙碌应酬未脱开身，有点

遗憾。七年之后的再次聚首，让我们感慨万千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肉菜果摆满了餐桌，喝酒喝茶，热乎暖心。我犯过过敏性鼻炎，期间未饮酒，但浓浓的同学情把我包围，让我沉醉。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，不知不觉就溜走了。还没开始分别，就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了。我回到家，老爸老妈小妹还在等我，幸福感满满。

第二次聚会是10月13日中午的中专学校同学聚会。晓云和超我们同乡同校不同班，但我们却和同班同学无差别。晓云是班花，超是摄影爱好者，一身艺术家的范儿。他用魅力和才学追到了温柔漂亮的晓云，他们是一对儿神仙眷侣。一晃儿，我们毕业近三十年了，但见面的机会还是寥寥无几。只要知道我回去，家乡的同学就会张罗撮

局，让我既温暖又感动。这次，晓云得知我回去探亲，在确定了我返程的时间后，便有了这次难忘而温暖的记忆。几年不见，见到熟悉的面孔，大家都欣喜若狂。因多次见面，同学的家属已经完全融入我们同学之中。我被同学浓浓的情谊感动着、幸福着、快乐着。在我的倡议下，大家照了酒酣情浓的合影。岁月沉淀的痕迹，留在了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，但是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神韵和美丽。

说不完的知心话，诉不完的同学情……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，遇到这么好的同学和老乡。一晃儿，我回到工作岗位已有多月，但相聚时的情景仿佛如昨。每每想起，依然幸福感爆棚。同学聚会，无需理由；同学情谊，永驻心间！

散文

母亲的那扇窗

■吴凤岭

正月十五过后，年的氛围便悄然淡去，一切仿佛又回归到日常的轨道。人们纷纷踏上各自的征程，上班的忙着为事业拼搏，挣钱养家，精心规划着未来的蓝图，为心中的梦想全力以赴地付诸行动。

儿子自然也不例外，又要前往呼市出差。他身为赤峰利禾农业公司的销售经理，市场开拓与种子的销售重任在肩。俗话说，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。无论是机遇与时间都是不容懈怠。

清晨醒来，我仍为梦中之事纠结不已。梦中，儿子还年幼，却不慎与我走散，我心急如焚，四处寻觅，直至梦中惊醒。醒来后，心有余悸的我将梦境讲与儿子听，他宽慰我说，这不过是我内心过于担忧，时刻惦记着他，才会做这样的梦。

早餐准备的皆是儿子爱吃的食物，我总是担心他吃得太少，在外奔波时饥一顿饱一顿。除了早餐，我还细心地打包了一些酱牛肉、肉干、奶食等，想着让他在路上或出差时能随时补充能量。或许天下所有母亲皆是如此，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孩子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母亲心中深深的牵挂。

儿子下楼准备出发，不巧我的腰疼病又犯了，行动不便，无法下楼相送。于是，我来到小卧室的窗前，默默注视着他。只见他打开车门，坐进车内，启动车子，让发动机空转一会儿预热，随后便缓缓驶离。他是否看到了窗前的我呢？或许没有吧。此刻，我的心情复杂万分，难以言表。儿子小时候，满心期盼着他快快长大，可如今他长大成人，却又害怕他越走越远，每一次的离别，都饱含着无尽的不舍。

这一刻让我想起龙应台在散文《目送》中所写的那段话：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母与子女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她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，不必追。”每一次与儿子的离别，都如同一幕幕相似的场景，演绎着同样的心情。其实，我们与母亲相比，不过是角色的转换罢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从母亲家开车离开，车子已经驶出很远，不经意间从后视镜中，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口，目光紧紧追随着我的车，那在风中飘动的一缕白发，刺痛了我的双眼，让我心中涌起一阵疼惜。是啊，母亲已然老去，她渴望子女的陪伴，然而，作为子女的我们，却因种种缘由，能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心中不禁泛起深深的愧疚。

母亲在窗口目送我的情景，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这又让我想起阿紫的诗歌《娘的那扇窗》：“娘一挥手/我就又去了远方/我把故乡背上/故乡很沉/有娘种的菜地/有娘望我的那扇小窗/那扇窗口/有星星/有月亮/有紫色的小花/有向日葵一样的太阳……”如今，我与母亲的角色，恰似命运的悄然置换，曾经母亲送我远行，如今我送儿子离开，而那扇承载着牵挂与不舍的窗，始终是我们生命旅程中，最温暖，最珍贵的存在吧！



“不耻”与“不齿”

某部武侠小说这样写道：“这魔女（柳清瑶）倒是有点侠义心肠，她不耻她师兄的作为，救了咱家这四位老仆，那也并不奇怪。”此处的“不耻”应为“不齿”。

“不耻”和“不齿”读音相同，但意义有别。“不耻”是不认为做某事有失体面，不认为做某事是可耻的行为。如“不耻下问”就是不向地位、学识等在自己之下者请教为耻。“齿”本指门牙，泛指牙齿，又引申指并列、同列。“不齿”的意思就是不与同列、不能同列，表示对某人的行为极为鄙视。如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云萝公主》：“侯戡而行恶，众咸不齿。”

开头小说中柳清瑶鄙视其师兄，认为他的作为是不仁义的，以不与同列表示鄙视，应用“不齿”。